

独白与手势

当代小说名家

dubaiyushoushi



修订本

潘军 /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当代小说名家

独白与手势

dubaiyushoushi

修订本

潘军 /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独白与手势 / 潘军著. — 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8.9

ISBN 978-7-5039-3570-1

I. 独... II. 潘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0218 号

独白与手势 (修订本)

著 者 潘 军

责任编辑 李世跃 齐大任

装帧设计 刘宝华

责任编辑 李惠琴

责任印制 王敬华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 / 16

印 张 30.75

字 数 50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3570-1 / I · 1625

定 价 4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目录

第一部 白卷……1

这是长篇小说《独白与手势》的第一部。小说以一次故里寻梦为线索，写出了一个人对三十年往事的追怀。小说以时代的沧桑为背景，落墨于人的心灵磨难与情感旅程。无论是青梅竹马的童年记忆，还是形同挽歌的初恋；无论是第一次的情感撞击，还是长达十年的婚姻煎熬，都写得淋漓尽致使人感慨不已。

作家多年来致力于小说形式文本的探索，在这部长篇中，引入了大量图画，使之成为叙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层面。

第二部 蓝卷……177

这是长篇小说《独白与手势》的第二部。小说表现主人公只身赴海南闯荡的三年经历。在那里，他没有寻找到蓝色的梦幻，却遭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艰难与沉重。感情的创伤，友谊的崩溃，家庭的解体，生意的受挫，像浪一样此起彼伏，而那种文化人在海与岸之间的徘徊不定与焦灼感，更令人深思。

小说在文本上有独到的尝试与意味。流畅清丽的文

目录

字，灵活多变的叙述，笼罩通篇的忧伤基调，尤其是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图画，使之成为小说叙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层面，这些都使小说在审美上达到新的高度。

第三部 红卷……333

这是长篇三部曲《独白与手势》的最后一部。作者以忧郁而清丽的文字记录了“我”在北京的漂泊生涯。细腻刻画人的情感心路历程仍是作品的核心，但是从中又折射出了对人生沉重的无奈与忧思。和《白》、《蓝》有所不同的是，《红》更多的是表现了主人公的思绪与伤感情怀，而使故事的层面退居背景，作品因此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。图文并茂的叙事探索使小说文本得到了丰富，也拓宽了阅读的视野。《独白与手势》之《白》、《蓝》、《红》三部曲是真正的个人化叙事佳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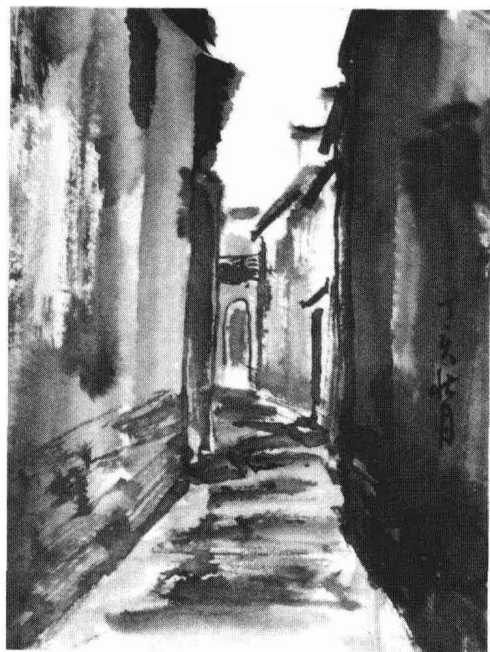
独白与手势



第一部 白卷

这是长篇小说《独白与手势》的第一部。小说以一次故里寻梦为线索，写出了一个人对三十年往事的追怀。小说以时代的沧桑为背景，落墨于人的心灵磨难与情感旅程。无论是青梅竹马的童年记忆，还是形同挽歌的初恋；无论是第一次的情感撞击，还是长达十年的婚姻煎熬，都写得淋漓尽致使人感慨不已。

作家多年来致力于小说形式文本的探索，在这部长篇中，引入了大量图画，使之成为叙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层面。



石镇：1967年10月

你眼前的这条小巷，是故事开始时的路。你会注意到这已是经过复制的石板路，而且天空中飘飞的雨丝，也是后来加上去的。不错，我此刻正在复制三十年前石镇的那个夜晚。三十年前，那是1967年的10月，一个深秋的夜晚。在这部感觉不会很短的书里，我还将以文字以外的手段去复制很多东西——它们将成为这部书的另一个部分。是文本的另一重。也许是始作俑者，但我想它至少是有趣的。这样的画面不是插图，因为它不是说明，而是叙述。很长时间过去后，有人问我，为什么将这本书取名为《独白与手势》？我说，所谓独白，是我的自言自语；而手势，是我无法言说的，只能比画。我还说，你不妨把这部书的文字部分看成是“独白”，把图画部分理解为“手势”。然而无论是文字还是画面都还有局限，比如，它们都无法表现声音。

1967年10月的这个夜晚，石镇的天空除了细雨还有稀疏的子弹。弹痕无踪，枪声却是沉闷。白天的时候有消息传来，石镇已完全被A派控制了，B派已转移到了琴河的东岸。石镇的制高点是位于桥头的人民饭店。那是一座老式的四层楼土木建筑，没有一根钢筋。暗红色的砖体与铁青色的屋脊一直是石镇解放以后的鲜明象征，但现在它成了A派的指挥部。楼后的水塔上已架起了探照灯，粗大的光柱控制着琴河上的那座大桥。然而枪声最初是从哪儿传出的，仍是一个谜。石镇的居民谁都没有料到，枪声会在今夜响起。还是白天的时候，人们看到一架双层翅膀的农用飞机在石镇上空盘旋，然后撒下雪片一般的传单。那是一个号外，印着最高领袖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和促进革命的两派实行

大联合的通知。这是石镇的天空有史以来第二次出现飞机。第一次是1941年，日本人的飞机在这儿兜了两圈，投下了五颗炸弹。

飞机掠过的时刻，少年正在自己的阁楼上折叠着一只纸鸟。飞机巨大的轰鸣震动着瓦片和窗户上的玻璃。少年伏到窗口，他看到了飞机甚至看到了驾驶员。不用说少年是兴奋的，他放下纸鸟与其他人一起开始追逐着飞机，尽管飞机很丑陋，远不及画报上电影上的飞机漂亮，可它毕竟是第一次真实而清楚地出现在少年天真的视野里。这个少年是我。很多年后，当我乘麦克·道格拉斯82型飞机去南方时，我突然想起了这往昔的一幕。我惊异它感觉的背景几乎一点没有褪色，但我无法破译，那一天我为什么在折叠着一只纸鸟？

昨天我又回到了石镇。这些年我浪迹四方行踪不定，过着那种被视作“在路上”的生活。我差不多和所有的朋友失去了联系，他们很难找到我。关于我的种种传闻在日渐减少，我想这倒是很好的。没有比遗忘更虚无的事。我在茫茫人海中行走却不被任何人觉察，似乎行走的那个人不再是我，而是我的影子。这是莫大的安全，是恐惧背后的温馨。有一天我洗脚，意外地发现后跟部结起了层层老趼，如同一匹老马钉上了一副蹄铁。我于是就有了一些莫名的忧伤，想自己走过的那些路实在是有些硬了。或许只有这时候，我的脚才伸向了石镇。

由犁城到石镇，夜间行车一般在三个半钟头，我习惯在子夜时分出发。那时大雨刚刚停歇，空气清新，我听着一支老曲子开着车。天

奇黑，车灯的光柱十分干净。这辆日产本田车是几年前我在海南岛时买下的，可行驶不过五万公里。在这不过五万公里的里程中，至少有三分之一跑的是石镇的路。我想我确实有些老了。倦鸟总归要落到一棵树上。也在这时，我开始清算自己的过去。梳理记忆



是一件复杂而不容易的事，我深知这一点，也多次遭受失败。我一直在寻找故事的起点，这与最早成型的记忆不是一回事。

历史上的石镇与水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发脉于青云山的琴河主体落在石镇，并由此于清末时期形成了一个码头。沿琴河东去六十公里即入长江，小巧古拙的水市便坐落在江的北岸。此刻，我已站在三岔路口。我的前方十八公里处就是水市，但我需要右拐上路。这路的尽头是我的故乡石镇。我在路边作了小解，又点上了香烟。一个路边加油站的姑娘在向我招手，希望我能做她一笔生意。我走过去，我说我不需要加油。因为抽烟，我没有进去。我同她隔着窗户说话。她问我是哪里人。我说石镇。她摇摇头，说石镇的司机她都认识，她猜我大概是外地来的采购员。我就用石镇的方言同她交谈，这回她似乎是相信了。接着她就对我道出了一件事：你晓得么，县政府要搬迁了，新县城不再落在石镇。

政府的搬迁我毫无兴趣，我担心的是，由于这一举措会改变石镇的某些方面。对于像我这样有怀旧倾向的人，难以忍受的是在故乡的土地上寻不见昔日的踪迹。而且我畏惧搬迁这个词语。

车继续西行。在这以后几十分钟的驾驶中，我的心情逐渐变得恶劣。不久，车到了琴河大桥，感觉突然向右倾斜了。我停住车，果然是坏了一个轮胎。那时候已是凌晨四点，桥上没有一个人。我烦躁地换着轮胎，听着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鸡鸣。汛期已过，琴河却还在涨水，微弱的天光下河流是黝暗的，像犁过的土。河水沉吟着自桥下通过，东方也露出了一线浅白。后来，我又看见了一只大鸟的身影，它仿佛是在追逐这条河。我的故事便在这一时刻找到了开头。

——1997年10月8日

雨是在傍晚时下起的。

少年那时还沉浸在白天的兴奋中。他看见了飞机五次自头顶上掠过，他也抢到了一大包传单。虽然他看不懂这个号外，但他非常热情地把它分发给街上的大人。这件事让他得意洋洋，他感到自己长大了，很了不起。然后他去了人民饭店，向一个戴眼镜的瘸子要了一张蜡纸和一块钢板、一枝铁笔。我要把传单刻出来、印出来，他说，发给我的同学。瘸子是少年的语文老师，姓马，河北人，他能讲标准的普通话而且嗓门洪亮。少年也是马老师最为钟爱的学生，如果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是右派，他会让孩子当班长。他从不怀疑自己的眼力。在革命没有到来的那几年，少年时常去老师的宿舍，听他拉手风琴，唱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这样的外国歌。有一回，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面小圆镜，让少年看背面的一个女人。她漂亮吗？老师问道。少年点点头，问：是你老婆？老师笑而

不答，又拉起了手风琴。现在革命来了，马老师由四(1)班的班主任成为石镇A派的宣传委员，背着手风琴住进了人民饭店。他多才多艺，凡是来自中央的精神，都是由他亲自播音。他还会用嘴模仿戒严的警报。石镇架起了不少高音喇叭，每天黄昏临近，马老师的警报声便会回荡在空中。

不过这一天没有警报。

你现在追随少年爬上了这个阁楼。

只有这个朝北的窗口，光线很冷。那个下午，少年就伏在这张桌子上，一丝不苟地刻着钢板。你要是刻过钢板的话，就该知道铁笔隔着蜡纸与钢板磨擦的声音是多么的动人。少年其实在盲目地刻着钢板，在发出的动人声音中，他看到了另外的图景，那是小说《红岩》里的，一个叫作成岗的革命者也在一个阁楼上刻印着《挺进报》。他十分自然地把自己视作了成岗烈士，他不能不为之激动。但这件事他没有做完。他听见外婆在楼下喊：小丹来了。

小丹是个皮肤白净、两眼清澈的女孩，是少年的同学。他们的父母也是同事，都在石镇的黄梅戏剧团。少年走下楼便问小丹：你看见飞机了吗？小丹摇摇头，小丹说我只听见飞机的响声，还以为马老师学出来的呢。少年于是再次夸大其辞地谈论几小时前的壮观，可是小丹一点也没有受到感染，她说：我有点饿了，

想吃饭。我外公在水市死了，我爸爸妈妈一早就走了，让我到你家来吃饭。小丹说完，外面就落雨了。不久天也黑了下來。

外婆伺候两个孩子吃了晚饭，就有人传话过来，说街道居民委员会要组织加工缝制红旗，马上又要大游行了，庆祝两派大联合。这消息令外婆表情舒展。连日的警报声笼罩着石镇，天一断黑就实行灯火管制，每家只允许点一盏煤油灯。那一年外婆不过五十四岁，但看上去已相当衰老。从外孙出世那年算起，她就没有睡上一回安稳觉。十年过去了，这十多年发生的事真是不少。外婆洗好碗，又把小丹拉到



里屋去洗了脚，就带上针线出门了。外婆让少年插好门，不要开电灯。于是在这个有雨的夜晚，两个十岁的孩子 在煤油灯下开始翻阅一本《人民画报》。女孩指着一个穿军装戴眼镜的老女人说：你晓得她是谁吗？她是毛主席的老婆。

男孩很吃惊：你瞎讲，毛主席没有老婆。

女孩说：毛主席是男人吗？男人都有老婆。

男孩生气了：毛主席没有！就没有！

孩子的分歧由此开始。男孩委屈到了极点，两眼闪动着泪花。男孩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就像相信女人不会放屁一样。可是有一天他清楚地听见教音乐的何老师确实放屁了，为此他晚上只吃了半碗饭。男孩的气短了，他害怕地看着画报，还是不愿相信那个女人是毛主席的老婆，他轻声提醒女孩：你不能乱讲，这话反动。

女孩说：你才反动呢！你连毛主席讨个老婆都不让。

女孩说着就穿上了鞋子，生气地说：我不在你家睡了，我要回去。男孩说：你一个

人在家会怕的。女孩说我不怕，反正我不想睡你家。男孩说：外面下雨呢。女孩说：我借你一把伞。男孩说：那我送送你吧。

1967年10月的这个雨夜对少年是深刻的。你会慢慢知道这个晚上多么不同寻常。你看见那两个孩子打着一把黄色的油布伞走过了小巷，但你不会想到，多少年之后，这把伞成为一朵饱满的向日葵，开放在一个男人的梦境里。

小丹的家住在琴河大桥那一边。

他们走出小巷，就遇到了一群头戴安全帽、手执木棍的人。这是A派的巡逻队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他们今夜是在跑动着。他们的步伐很整齐，胶靴有力地踩在石板路上，发出刷刷的响声，雨水灿烂地溅起。那群人似乎在低声议论着什么，男孩只听见一个“枪”字。但是男孩并不感到害怕，却被另一种东西所压迫。那是羞涩。当



巡逻队的手电朝他们这边射来时，男孩把伞压低了。他听见有人说：是一个孩子吧。另一个人说：不是一个，是两个，一男一女呢。巡逻队没有停下来，从孩子身边跑过去了。这之后，伞下就只有了重重的呼吸声。伞一直就这么低压着，男孩双眼直盯着地面，他数着走过去的青石板。等这些青石板完全消失了，男孩知道他们已走上了大桥。这时，男孩才抬起伞，又换了一只手，并让女孩与自己交换一下位置。就在这时，桥面突然一片雪亮。

探照灯射来的那一刻，两个孩子全都僵住了。女孩紧紧靠着男孩，拽着他的袖子，浑身哆嗦着说不出一个字。他们等待着身后的质问，可是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反倒出奇的安静。那时候雨似乎收了。他们不敢回头，他们也不敢去想像身后的情形。他们要做的是把手拉到一起，拉在他们身前。然后，他们慢慢移到桥面的最边沿，试着向前迈出一小步，再一小步。

砰！砰砰砰！

枪声响起了。枪声从大桥的两边几乎同时响起，从两个孩子的头顶上空呼啸而过。最初，他们不以为是枪的声音，听起来很像受潮的爆竹。但这个时候，背后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：

桥上的孩子快卧倒！

孩子听出了这是马老师的标准而洪亮的嗓门。他们从这急切的声音中意识到前后响起的都是枪声，可他们没有卧倒。他们本能地跑了起来。他们的手一直拉在一起所以跑动起来很笨拙。他们终于跑过了这座桥，也就在这一刻，雪亮的探照灯光消失了，夜黑得像炭，枪声此起彼伏。

当时我和小丹的手就是这么拉着的。那个夜晚后来我就留在了小丹家。她一进门就哇哇大哭，哭得都不像是她的样子了。因为她在哭，我自然就不能再哭，而且我还必须哄着她，让她不哭。我记得我冲了一杯冰糖水给小丹，她喝了一半，把另一半留给了我。她说，你别走了。我说我不会走。实际上我是没有胆量再走过那座大桥。三十年过去了，这个恐怖的夜晚一直是我记忆的死角。我守着小丹度过了这无比漫长的一夜，她躺在床上，我坐在床沿，她的一只手始终在我的掌心。我看着惊魂未定的她渐渐睡着，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。我们压低着那把伞走过了一段路，再过十年或者八年，我就敢把这伞高举起来，让全石镇的人都看清楚，伞下的两个人不再是两个十岁的孩子，是我和这个叫小丹的姑娘。

今天下午我去街上转了一圈。人们还是在谈论政府搬迁的话题，更多的担心是刚买下的房子会不会因此贬值。我去了我的第一个母校——实验小学，原先的老房子差不多

已拆光了，留下的只是大概的方位。南端的几棵悬铃木还在，很粗壮，有一棵被伐掉了，低矮的树桩上停着一只黑色的鸟，仿佛在关注着我。我情不自禁地轻唤了一声：马老师。那鸟便扑地飞去了。这几棵树是马老师栽下的。1967年10月石镇发生的两派武斗，只有马老师被打死。据说他之所以被射中，是两个原因。其一，他的嗓音洪亮，又是普通话，而且还少了一条腿，很容易被确定为目标；其二，射中他的人是一名女民兵神枪手，那把枪是毛主席亲自发给她的，瞄谁是谁。可我的推测不是这样。我想马老师可能是从什么地方冲了出来，大喊叫我们卧倒，才暴露在探照灯下，然后他卧倒了，再也没爬起来。马老师的尸体没有运回河北，就埋在石镇西边的坡上。那是一片杂乱的墓地，无人问津。后来连墓碑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。1978年，我在犁城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张照片，才知道当年马老师镶在小圆镜背面的那个女人叫杨丽坤，演过著名的电影《阿诗玛》和《五朵金花》。那时我想，马老师的确算得上那个时代一个有眼力的男人。

石镇的秋天是怡人的。以往，我还没有在这个季节回来过。两天前我回来时，父亲去了水市，今天下午才回来。父亲已近七旬，精力还不错，食欲也正常。但对事情的反应能力已明显衰退了，说话重复而罗嗦，喜欢随手关灯。这两年我每次回石镇，与他的交谈都是仓促的。他也不再向我抖落一些在他看来是新鲜的事了，而每次都会说：你知道吗，谁谁已经死了。然后就说出那人临死前的种种征兆和死亡过程中的某些刻骨的细节。死去的那些人都是他的朋友，他们交往近半个世纪。但是父亲的脸上似乎看不出一点悲伤，谈论的口气如同在说一件削价的商品。他依旧如往地伺候着他的九只猫。这些猫都不是纯种的波斯猫，越往后传就越杂乱，连毛发都由纯白搀进了别的斑纹。

我从街上回来的时候，父亲正在院子里调配猫食。父亲问我，这次回来能住多久？我想说多住些日子，想写一部长点的东西。他点点头，说他很喜欢我年初写的一个短篇，水市和石镇的几个老友也看了，也很喜欢。其实那不过是一篇普通的小说。后来父亲又说：抽空去一趟水市吧，齐叔叔看来怕是过不去今年。我心里顿了一下，问父亲需要带点什么东西。父亲说：你什么也别带，就坐在他床边上，陪他说会话。

——1997年10月12日

水市：1974年12月

沿着上面这条路一直往下就是长江了。你注意看，左边有一个巷口。那天晚上，齐叔就站在巷口，等候着少年和他的母亲。少年记得，齐叔叔披着一件烟灰色的棉大衣。

那年，少年高中毕业，在这年的冬季来临的时候，少年的生活里发生了不少大事。

班上的男同学正踊跃报名参军，虽然兵种不够理想，但至少可以不下农村当知青了。少年被县征兵办公室安排去街头绘制大幅的宣传画。在石镇，少年的绘画才能受到普遍称赞。树立在镇中心的大幅油画《毛主席去安源》便是他几年前的杰作。人们谈论这个孩子时总要联想到他的父亲，说那是个多才多艺鹤立鸡群的男人，只可惜当了右派。实际上，少年最初对父亲的判断就来源于石镇居民的传说。少年自己的印象里没有父亲，或者只有一个轮廓，完全没有面目。这是一个假想的轮廓。有一次，他在阁楼上对着镜子画自画像。他下了很大决心，在自己脸上作了富有想像力的安排。

但这不是父亲，倒应该是未来的他。石镇的人都说少年长得像他母亲。少年从不向母亲问及自己的父亲，母亲也一次没说。所以父亲很多年来一直是处于失踪的状态，只有特殊的时刻，少年才突然想起他还有一个父亲在世上。比如说，现在。你不要报名参军懂吗？母亲说，你有一个右派的父亲。母亲就说了这么一句，就奔医院去看护她自己的父亲去了。这个瘦弱白皙的女人是石镇出色的黄梅戏演员，但在舞台之外的地方，她的言语很少。1974年是母亲的本命年，36岁，命中注定会有一道深坎。果然在这年冬天，她刚入古稀的父亲因病去世了。外祖父的死对少年的打击很大，从此这个家就只剩了一个小男人了。那无疑是一个阴冷晦暗的冬天。少年捧着外祖父的遗像走在送殡队伍的前列。扶棺的是他的母亲。已患上白内障的外婆领着三个外孙女跟在棺材的末端。这支由石镇剧团组织的送殡队伍携带着唢呐、小号和萨克斯管，一路吹奏着《国际歌》，来悼念这位黄梅戏的前辈艺人。但是不久，组织者便受到了撤职的处分，说他做得离谱了。那人不服，便质问：无产者为什么不能唱《国际歌》？被质问的人拍案而起：难道还要下半旗吗？这人最后又暗示，死去的那个唱戏的老头曾经有一个划为右派的女婿。

外祖父送上山的第三天，石镇的新兵连出发了。这天仍然没有阳光。少年在桥头看着一辆辆带蓬的军用大卡车从眼前驶过，心里很难受。他的几个好同学都在车上。最要好的冯维明现在担任了新兵连的班长。他的军帽让少年用大搪瓷缸装开水熨得平平整整。现在他们都在向他挥动着军帽，在笑。雨后的道路上没有烟尘，少年目送着军车走完了大桥，似乎还能看清同学的面孔。后来他又沿河边走了很久，他发现河水淌得很慢。忽然间，一件东西被脚带出了沙土，那是一副样式很老的眼镜。于是他在河里将眼镜洗干净，戴上，眼前的景物模糊一片，大桥整个扭曲了。谁遗失了这副眼镜？直到1990年秋天，一个省城下来的水利勘测队，在这条河的边缘无意中刨出了一堆眼镜。大家对此惊愕不已，一时间都弄不清它们的来龙去脉。

第二年，一个小说家把它记进了自己的笔记：

1957年初，琴河拓宽河道，绝大多数劳工均为地区之右派分子。其时天寒地冻，劳



工风餐露宿，营地皆扎河滩，虽垫有稻草棉絮，仍难御寒气。一宿之后，棉絮均被浸湿，如儿童尿床一般。至翌年全面跃进，劳工每日工作量骤增为十八小时。年底，新河开通，而劳工伤病死亡者众，一般以芦席裹尸，就地掩埋……

二百多年前的一个雾霭迷蒙的早晨，一叶扁舟由青云山而下，在石镇码头作短暂停靠后，便顺流通江直达水市，再北上进京。那时谁也无法料到，这条仍不起眼的小船日后竟会载起半部中国戏曲史。发生于公元1790年的“徽班进京”正是从琴河开始的。后来大闹天桥，轰动紫禁城的程长庚、杨月楼，都是石镇这一带人民，史称“无石不成班”。北上的徽腔很快成为京昆的基础，而散落在江河湖泊上的，逐渐演变成了采茶调、花鼓调和黄梅调。到了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期，与黄钟大吕的京剧相对，小桥流水的黄梅戏一

夜间独领了风骚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黄梅调的正宗韵律源于石镇。

1953年春天，一个在水市大学学习外语的青年，本应该去朝鲜战场当志愿军的翻译，却因战争走向尾声未能成行。这个青年人后来竟丢弃了自己的专业，来到石镇从事黄梅调的搜集整理工作。那时的水市还是省政府所在地，青年的家也住在城里，他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手工业主，主持着水市著名的一座酱坊。不过在那时，酱坊已开始衰败，坐落在江边的那座小楼刚刚没收充公，成为征纳航运税赋的公事房。青年是到石镇文化馆上班的，负责剧目的整理。文化馆位于石镇的西端，一座木制穿枋带回廊的二层楼。青年住在楼上，他的后窗下是一片莲花塘。青年住下的头一个晚上，就听见了莲花塘对面的孙家祠堂里单调的锣鼓声。他可能因为旅途劳累而感到厌倦，但是不久他便为纯正的黄梅调寝不安席。这个晚上后来青年就去了孙家祠堂，在忽明忽暗的汽灯下，他看清了一个小姑娘正在有板有眼地唱着《小辞店》。在侧幕边上，立着一位穿长衫的中年男人，他的表情与这出伤感的戏文似乎毫不相干，显得平淡而枯燥。中年男人要做的，便是把端在手里的泥陶壶递给唱戏的小姑娘，让她下场后喝上几口。台下的青年注意到了这个细节，由此断定他们的关系是父女。他很想上台去同他们聊聊，同时对一把胡琴的伴奏提出意见。这胡琴太干巴了，他自语道，还不如清唱呢！这时候，有人递给了他一碗茶。青年侧过身，想掏出零钱付给这位在戏园子卖茶水的妇人。可是妇人没有接，妇人说：你这位先生是大码头来的吧？青年有些局促，说：我是从水市来的。妇人又问：严先生近日可还在城里登台？青年说还在，并说：我和严先生是朋友。青年说的这位“严先生”便是日后名声大噪的严凤英。青年这才知道，卖茶水的妇人和台上的父女是一家人，和严凤英曾在一个班子里搭过伴，中年男子即是著名的青衣由之先生。一种异乎寻常的情绪在青年心中涌动着，他觉得自己和这一家人的缘分似乎已是前定。五年后，他被他们所接受，成了他们的女婿。

据说由之先生当初对这门亲是显得冷漠的。在婚期临近的前几天，他脾气很坏，几乎每天要摔烂一只碗。但他深知独生女儿的个性，覆水难收已是事实。他也奈何不过自己的堂客，在妇人看来，男人的不满是嫌女婿比女儿大了十一岁。她觉得这不是个问题，因为她也小由之先生十一岁。然而在1957年元旦后的第三天，当女儿被众人送上石镇文化馆的那座木楼时，由之先生竟独自关在家里号啕大哭了。这让他堂客十分生气，她骂道：你这辈子在台上还没哭够么？养女总是要给人的，你就不为姑娘讨个彩头？由之先生用衣袖拭尽泪痕，然后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一张签文。堂客不识字，但她知道这是一道凶签。

签文出自青云山脚下的一个瞎子。半年后，这个家庭发生的事证实了瞎子的预言。

我还在梦中徜徉，父亲推门进来弄醒了我，接着告诉我一件事：剧团昨夜烧了。我



问是怎么烧的。父亲说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。有人说是遭到了雷击，电线起火。我匆匆穿上衣服，随便洗了把脸，骑上自行车往剧团去了。那一片天空仍是灰暗的，像一块旧补丁，余烟尚在升腾着。一路上，我碰见的差不多都是剧团的职工，他们的脸上滞留着悲痛与沮丧。我问：烧得怎样了？他们说：你看看就知道了。远远看去，剧场的轮廓还算完整，我得到了一点安慰。可是当我迈进烧焦的门槛时，我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了——

我说不出口。我的胸口完全堵住了，耳边似乎还回响着焚烧发出的爆裂声。这把天火烧掉了我的摇篮。我是在戏园子长大的。五岁那年，我触摸写有母亲姓名的广告灯箱被电流击过，我的右手小指至今还是略显弯曲。我帮助过这个剧团画过许许多多的布景。我父亲创作的剧目，最初是在这个舞台上立起来的。而我的母亲在这个舞台上站了近半个世纪。现在，它已成了废墟和焦土！我从剧场走到后台，从逆光中看见了母亲瘦削的身影。

母亲面对的位置应该是一面镜子。那是她的穿衣镜。镜子的左边是一个衣柜，放着她常用的行头。右边还有一个脚箱，那是外祖父生前使用的。在没有戏的时候，老人总是坐在这箱子上吸着黄烟。这面镜子记录了我母亲的一生。她九岁随外祖父走江湖，十二岁顶梁演《金钗记》，石镇剧团一组建，她便成了